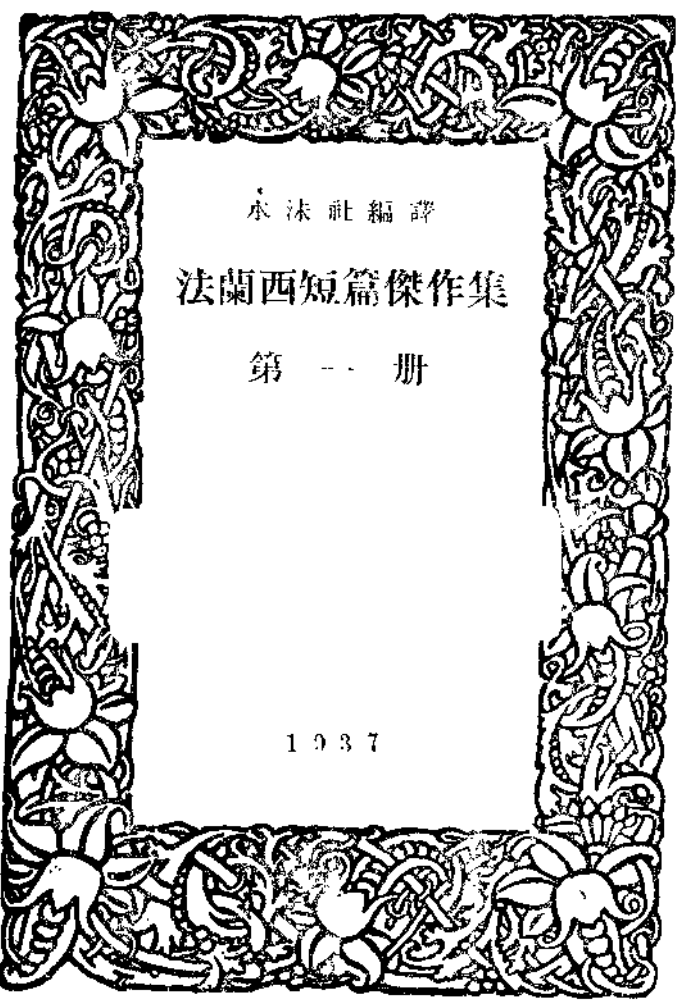


法蘭西短篇傑作

集一

一九三七



永沫社編譯

法蘭西短篇傑作集

第一冊

1937

法蘭西短篇傑作集 第一冊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編譯者 水沫社

發行者 張鑫山

經售者 各省大書局

目 次

代替人·····	高 貝
格萊奧巴特爾底一夜·····	戈底野
徵發兵·····	巴爾若克
預台太守·····	法朗士
六日之夜·····	穆 杭
細繩·····	莫巴桑
砲台之襲取·····	美易梅

代 替 人

當他第一次爲了游蕩而被捕的時候，他還不到十歲。

他對審判官這樣說：

——我名叫若望·弗杭刷·勒·爾克，我在那個在巴里歸葉場上，在兩盞燈之間，撥弄羊腸絃唱着的人的身旁，到現在已六個月了。我和他同時唱着覆句，隨後那喊着：“買新的歌集罷，十個生丁，兩個蘇。”的是我。他老是喝醉了酒打我；因此那些巡警、夜吏在頹壞的屋子裏找到了我。以前，我

是和一個賣毛刷的人在一塊兒的。我的母親是一個洗衣的婦人，她名叫阿黛兒。從前有一位先生把她安頓在一間樓下屋中，在蒙馬爾特爾。她是一個好工人，又很愛我。她能夠賺錢，因為她有咖啡店裏的侍者的光顧，而這些人是需要許多衣服的。禮拜日，她很早地使我睡了，以便到跳舞場裏去；可是，在這時，她把我送到修士學校裏去，在那裏，我學着誦書。最後，你瞧。在我們街上巡查的那個本城的軍曹老是停留在窗外和她談話。一個漂亮的男子，佩着克里米亞（註一）戰役的勳章。他們結了婚，於是一切都倒行逆施了。他厭惡我，又唆使媽媽和我過意不去。大家都打我的腦袋，那時我纔逃開了家裏，整天地在格里希場上度日，在那裏，我認識了些打拳頭的人。我的繼父丟了位置，媽媽丟了主顧。她到洗衣作裏去賺錢養活她的男人。她是那時得勞病的，因為水蒸氣的原故。她是一個好女人。從那個時候起，我便和買毛刷的人和撥羊腸絃的人生活在一起了。——你們可是要把我放到監牢裏去嗎？

她這樣斷然地，不顧羞地說着，像一個五年的男子一樣。他是一個衣衫襤褸的小流氓，像一隻靴子那麼長短，前額遮在一頭奇怪的黃色的亂髮下面。

沒有人替他說情，他們便把他放在‘青年拘留所’裏。

不甚聰敏，懶惰，尤其是手不靈活，他只在那裏學一種下等手藝，修椅匠。然而他是順從的，天性是被動而沉默寡言的，又似乎在那罪犯的夥裏沒有學壞得很深。但是當他到了十七歲的時候，他又被放到巴黎的街上去，他在那裏不幸又遇見了他的獄中的同伴，全是些幹齷齪事業的可怕的壞人。那些是養着狗到陰溝裏去捉耗子的人；舞會的夜裏，在歌劇場的夾道中替人擦皮鞋的人；很願意被市上的力士打倒的歡喜角鬪的人；在烈日下在木排上釣魚的人。他這些全學會了一點，而在出了懲戒所幾個月之後，他重復又爲了一件小竊案被拘了：在貨物攤上偷了一雙舊鞋子。結果：在聖特貝拉移監獄裏關了一年，在那裏，他當着政治

犯的聽差。

他駭異地生活在這些犯人的團中，那些犯人都是很年輕而不事修飾的人，高談闊論又昂頭天外。他們在牢間裏聚集在那比他們年紀較大的人的身旁，那是一個二十歲光景的孩子，他下獄已很長久又好像是定居在聖特貝拉移了；一間牢間，裱着彩色的滑稽畫，而且從牢間的窗裏，可以看見全個巴黎，牠的屋頂，牠的鐘樓和牠的圓頂蓋；還有那邊，山邱的直線，青碧而渺茫地，天上。壁上有載着書籍的木板和許多擊劍廳裏的舊兵器：破碎的面具，鏽的鈍劍，護胸甲，沒有了藤絮的手套。那些‘政治家’是在那兒一同吃飯的，加上那不可缺的‘湯和牛肉，菓子，餡餅，和若望一弗杭刷到館裏去買來的幾瓶酒：喧譁的，被激的爭論所間斷的會食，在進果品的時候他們合唱着 Carmagnole 和 O ira (註二)！然而他們都帶着一種有身分的神氣，當有一個新犯進來的時候，這人起初是嚴正地被當作公民看待的，可是第二天就被‘你，你’地稱呼着，又被喊着渾號了。他

們在那兒互相說着大字眼：‘團體’‘互助’，和若望一弗杭刷完全不能理會的句子：例如那他有——次聽見那一個每夜塗着紙張的短小的佝僂的人儼然地念出來的句子：

——這樣通過了。內閣是這樣地組成的：麥蒙掌教育部，馬爾夏爾掌內務部，而我呢，我掌外交。

他的拘禁時間一完，他便又在巴黎彷徨着了，遠遠地被巡警所監視着，正如那些在殘酷的兒童的線稍飛着的金鬼子——樣。他變成那法律撒嬌地——會兒收——會兒放着的奔逃而胆小的生物之一了，那法律，是正有點像那些柏拉多式的漁人們——樣地，爲了要不把他們的養魚池裏的魚打盡，一等魚網起來的時候，便立刻又將牠丟下水去。他絕對不會想到他們對於他這樣卑微的人會這樣地賞光，在耶路撒冷街（註三）的神秘的文書保藏處裏，他有一本特別的案卷，他的名字和雅號都在那封面的灰色的紙上用左斜體書法寫着，而那——精細地分列開——記錄和報告，給了他這些遞級——稱號：名叫勒丟爾克的那個人，被控告的勒丟爾克，最後

是定罪；的勒丟爾克。

他在監獄外混了兩年，吃是加里福尼亞式的吃（註四），睡是睡在歇夜處，有時是在石灰窠裏，又和他的 類的人們在城們附近的大街上作不簡新在擲賭博。他把他的滿是油污的烏打帽戴在頭後面，拖着一雙地氈拖鞋，穿着一件白色的粗布短衣。當他有五個蘇的時候，他便去燙捲了他的頭髮。他在蒙巴爾納斯 弓思當舞場裏跳舞；用兩個蘇去買了做門票用的Le valet de coeur 或 L'as de trefle（註五）來，到鮑皮諾（註六）門口去賣四個蘇；有機會時開開車門；把沒用的馬牽到馬市裏去。一切的不幸極了！他抽籤總抽出一個好零號來（註七）誰知道那軍隊裏的尊嚴的周氣和軍律可會救了他呢？在一下的撒網中，和那些竊取睡在路上的碎漢的錢財的青年流氓們一起被捕了，他竭力否認他沒有參與這一件事。這或許是真的。可是他的以前的事是可以做證據的，他便被送到波阿西去，定三年的監禁。在那裏，他製造着粗劣的兒童玩具，在胸前刺了花，學會了隱語和刑法。重新的釋放，重

新在巴黎的溝渠裏的沉浸 可是這一次是很短，因為至多是在六個禮拜之後，他又連累在一樁踰垣破門而入的嚴重的夜間的盜案中，一件疑案，在這件案子中他所做的事不大明瞭，一半兒是受欺，一半兒是做窩家。總之，他是同犯是無可逃遁的，他便定罪做五年的苦工。這一樁事件中最使他傷心的是和一頭他從一堆垃圾上拾來又治好疥癬的老狗分離。這畜生是愛他的。

都隆 腳上的腳鐐，在港口上的苦工，棒的打擊，沒有墊草的木屐，從特合法爾加爾役(註八)海軍時起的豆湯，沒有錢買烟，和罰做苦工的人的污穢的營床上的可怕的睡眠，這就是他在六個炎熱的夏天和六個刮西北風的冬天裏所領略到的。他昏亂地從那兒出來，被押解到凡爾農去，在那兒，他在河上工作了些時；隨後，依然是一個改不好的流氓，他從放逐處逃了出來，又回到了巴黎。

他已經有了積蓄，五十六個法郎，這就是說是反省的時候了。在他長期地在外邊的時候，他從前的可怕的伙伴都已經分散了。他躲藏得很好，睡在

一個老婦人家裏的小樓上，對這個老婦人，他自稱是一個倦于航海的水手，他的證書是在最近海船出事的時候遺失了，現在想另外找一個行業做做。他的晒黑了的臉，他的滿是胼胝的手，和他不時流露出來幾句習語，把那個杜撰故事弄得逼真了。

有一天他冒險到街上去閑蕩，偶然走到了他生下地來的那條蒙馬爾特爾路，一個突然的回憶使他在她念過書的修士學校的門口站住了。因為天氣很熱，所以門是開着的，而一眼看去，那個曠野的過路人就可以認出了那間平靜的課堂。什麼也沒有改變：從大窗櫺裏落下來的明亮的光線，講壇上的十字架像，設備着鉛製的墨水瓶的一排排的板桌，重量和度量的表，和那甚至還釘着指示一場古代戰爭的行動的小針的地圖，都依然如舊。漫意而不加思索地，若望一弗杭刷讀着那在黑板上的，一隻多才的手寫下來做習字範本的一句福音裏的話：

——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為他歡喜，

較比爲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註 1）。

這無疑是休息的時候了，因爲那修士教師已經離開了他的椅子，而且坐在一張桌子的邊上，似乎在對着那些圍着他的留神着又抬起了眼睛的孩子講一個故事。這個披着黑色的長袍，帶着白色的頸飾，穿着一雙粗大的鞋子，而剪得不很好的褐色的頭髮在後面翹起着的沒有鬍子的青年人的臉色，是多麼地天真而愉快啊！那些凝看着他的一切平民的孩子的略帶蒼白色的臉兒，還不及他的臉兒那麼有孩子氣，尤其是當被他自己剛說出來的天真的笑話所蠱住的時候——那時他發出一陣和善而坦白的，使他的清潔而整齊的牙齒都露出來的笑聲，而且笑聲是那樣的感人，使得那一切小學生也接着喧嘩地大笑起來了。這一羣在那使他們的明亮的眼睛和金髮閃爍着的快樂的陽光中的人們是單純而可愛的。

若望一弗杭刷默默地凝看了他們一會；於是在這個完全由於本能和慾嗜的曠野的天性中，一個神祕的，溫柔的情感第一次覺醒了。他的心，那

顆粗暴的鐵石一樣的心，從前苦役的棍棒和獄吏的沉重的腕力打在他肩上都不會使牠顫動的，現在却狂跳起來了。在這種使他重新看見他的童年的景像的面前，他的眼皮沉痛地閉了下去，於是忍住了一種狂暴的舉動，在悔恨的苦痛中，他大步地走了開去。

於是那寫在黑板上的字回到他的思想裏來了。

——畢竟還不太遲嗎？他喃喃地說着。我是否還能夠像別人一樣地，誠實地咬着我的黑麵包，睡着我的沒有惡夢的覺嗎？那個偵探現在會很狡猾地認出我。我在那兒剃過的鬍子，現在已長得又密又硬了。我可以混到大羣的人中去，而在那裏工作是不會沒有的。凡是在監禁處的地獄裏不立刻死去的人，出來時是敏捷而壯健的，而我在那兒又學會背着重負爬上繩梯去。這兒人們到處在造房子，而泥水匠是需要幫手的。三個法郎一天，我從沒有賺得這樣多過。希望他們忘記了我罷，這就是我所請求的一切。

他依着他的勇敢的決意做去，他對於這決意是忠實的，于是，在三個月之後，他是另外一個了。他所投奔做工的東家舉他爲他的最好的工人。在烈日之下，在灰塵之中，爬在梯子上，不停地把腰彎曲着又伸直來地，從那站在他腳邊的人的手裏取過碎石來，遞給那個站在他頭邊的人，在這樣長長的一天的工作之後，他回到一家小飯店裏去喫他的夜飯，腰酸着，腳重着，手炙熱着，眼毛被石灰黏在一起着，可是對自己却滿意着，帶着他的包在手巾包裹的勞力換來的錢。現在他是什麼也不怕地出去了。因爲他的白色的面具已使他難以被人辨識出來了，而且他又注意到巡警的懷疑的眼光是不大停留在一個真正的工人身上的。他是沉默而寡言的。他好好地疲倦，好好地睡眠。他是自由的。

最後，無上的償報！他有了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和他一樣的泥水匠幫手，名字叫沙維尼安，一個從利莫日地方來的鄉下人，兩頰是紅紅的，他是用一根棍子肩着一個包裹來到巴黎的，

他星期日不去喝酒，却去做禮拜。若望一弗杭刷愛着他，爲了他的正直，爲了他的坦白，爲了他的誠實，爲了他自己失去了如此長遠的一切。那是一種深深的，含蓄的熱情，是用父親一樣的小心和照顧表現出來的。沙維尼安 他自己呢，天性是易變而自利的，他却隨隨便便，只不過滿意着得到一個和他一樣的怕喝酒的朋友而已。這兩個朋友住在一塊兒，在一間清潔的房間裏，可是他們的進款是有限的，他們不得不讓第三個伴侶住到他們的房間裏去，那是一個憂鬱而貪利的年老的沃凡爾涅人，他從他的極少的工資，還想法子積下錢來，到他家鄉去置買地產。

若望一弗杭刷和沙維尼安差不多是永不分開的。休息的日子，他們一同到巴黎的郊外去作長的漫步，在一家郊外的飯店喫飯，在那裏，湯裏有許多香菌，碟子底裏有許多天真的畫髓。若望一弗杭刷那時聽着他的朋友講着那一切生長在城裏的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他知道了各種樹木和花草的名字，和各種不同的收穫時期；他熱心的聽着那

農家的艱辛的工作的成千成萬的瑣節：秋天的播種，冬天的耕耘，收穫時期和葡萄收穫時期的華麗的慶祝，打擊着地的天災，水邊的磨坊的聲音，被牽到深水處去的疲倦的馬，霧中的晨獵，特別是那圍着葡萄藤的火，講着神奇的故事來排遣時間的長長的守夜。他在自己身上發現了一種一直到那時還沒有認識過的幻想底泉源，他只在這許多溫柔，平靜又單調的事情的一個故事裏，就找着了一種奇異的陶醉。

然而有一種恐慌使他不安着，就是怕沙維尼安知道他的過去。有時他漏出了一個盜賊隱語的幽暗的字眼，露出了一種卑賤的手勢，他的往日的可怕的生涯的遺跡來，他便感到了那舊創重發的苦痛；尤其是在他以為在沙維尼安的心中喚醒了一種清潔的好奇心的時候。當那已經被巴黎共給最窮的人的快樂所引誘的少年人問起他火城的秘密的時候，若望一弗杭刷裝着不知道，把舌風扯了開去；可是他那時對於他的朋友的將來，起了一種渺茫的憂慮。